

中国文化文学
经典文丛

梦溪笔谈

〔宋〕沈括著
孙建军主 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中国 文化 文学 经典 文 丛

梦溪笔谈

【宋】沈括/著 孙建军/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溪笔谈 / (宋) 沈括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12

(中国文化文学经典文丛 / 孙建军主编)

ISBN 978-7-5472-3088-6

I. ①梦… II. ①刘… III. ①笔记—中国—北宋
IV. ①Z429.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620号

MEGNXI BITAN

书 名: 梦溪笔谈

作 者: 沈 括

主 编: 孙建军

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

封面设计: 高 雪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6037598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3088-6

定 价: 45.00元

目 录

故事	001
卷一	004
卷二	036
辨证	045
卷三	048
卷四	074
乐律	087
卷五	090
卷六	110
象数	113
卷七	116
卷八	128
人事	133
卷九	136
卷十	158
官政	165
卷十一	168
卷十二	188
权智	195
卷十三	198
艺文	205
卷十四	208

卷十五	217
卷十六	228
书画	233
卷十七	236
技艺	263
卷十八	266
器用	277
卷十九	281
神奇	309
卷二十	312
异事异疾附	321
卷二十一	324
谬误譌诈附	349
卷二十二	352
讥谑	361
卷二十三	364
杂志	371
卷二十四	374
卷二十五	397
药议	423
卷二十六	426
附录一补笔谈	435
卷一	436
卷二	441
卷三	465
附录二续笔谈	471

故 事

《梦溪笔谈》首载“故事”一门，凡分两卷，是记叙和谈论宋代朝廷的典章故实的，涉及官制、礼仪、舆服、图籍、科举、封赐等内容，并及有关掌故。作者所谈是有所选择的，多为当时人们已不甚熟知或不知所从来的事项，许多细节可以弥补史书的缺载；同时因为宋朝典制多沿承唐朝典制，故作者叙其源流多溯及唐代。

卷 一

郊庙册文

【原文】

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为正祠。

【译文】

皇上亲临南郊祭天、太庙祭祖的典礼，写在典册上的祷祝文字都称“恭荐岁事”。先到景灵宫荐享，称之为“朝献”；然后到太庙行祭，称之为“朝飨”；最后才到南郊祭天。我在編集《南郊式》时，曾参与讨论，每每怀疑这三项典礼的次序：如果以先祀者为尊，则祭天的郊祀不应在祭祖的庙祀之后；如果以后祀者为尊，则景灵宫之祀又不应在太庙之前。考察这种次序的由来，它原是有所因袭的。按唐朝的旧制，凡是祭祀上帝，则对众多神庙都预先派遣使者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的祭祀，皇帝才亲自参加。所有典册祷祝文字都称：“定于某月某日，到某处行祭，不敢不祷告于神灵。”太清宫、太庙的祭祀称为“奏告”，其余诸神庙称为“祭告”，只有南郊之祀才是按规定进行的正式大典礼。至天宝九载，却又下诏说：“所谓‘告’，本是在上位者对下属谈话的用词。今后太清宫的祭礼应该称为‘朝献’，太庙的祭礼称为‘朝飨’。”自此以后，“奏告”的名目就不用了，太清宫、太庙的典册祝文遂皆与按规定进行的郊祀大礼无别。

翰林之称

【原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

【译文】

唐代翰林院在皇宫内，这里是皇帝平日起居之处，浴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此院附近。所有在翰林院供职的人员，自学士以下，以及各技艺部门的人隶属本院的，都可称为“翰林”，如现在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都是。只有翰林茶酒司，现在只称“翰林司”，是由于习俗相沿而省称。

学士宣召

【原文】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唯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译文】

唐朝制度，自宰相以下官员，新任命时都没有皇帝传旨使就职的礼节，只有学士是传旨就职的。这是由于学士院在皇宫内，除非皇帝派宦官传旨召入，否则就不

能入内任职。所以学士院门另设有旁门，也是为了以此门连通皇帝居住的殿庭。学士院又开有北门，是因为该院在浴堂之南，便于出北门应召。现在新任命的学士，由东华门进入，到左承天门下马听命，然后由院中两吏人一前一后引至东上阁门下，这也是用唐代旧制的典故。不过唐代传旨召学士而由东门进入，是因为那时学士院在西掖门内，所以要从翰林院东门赴召，这个东门并非如现在的东华门。至于唐代学士院设置铃索的故事，也因为该院在皇宫内，即使是院中吏人也只在本院正厅的门外活动，则本院森严禁密的程度可知。如今学士院在皇宫之外，与朝廷各机构无异，而也设置铃索，都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文饰故事而已。

玉堂故事

【原文】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婢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译文】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自临视，至今只有学士上任之日才可以坐到大堂的正座上，其他日子都不敢擅自坐上去。按旧例，堂上有起草文件用的台子，学士每起草诏制，即穿戴好官服端坐于台前。现在不再这样做，就只剩一个空台子了。玉堂东面翰林学士承旨的阁子，窗格上有一块被火烧灼过的地方。太宗曾夜间来到

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经睡下而匆忙起床，无烛火照明穿戴官服，随从太宗的宫女就从窗格子里伸进蜡烛给他照明。至今学士院不打算更换这扇被烧灼过的窗子，以为它代表了玉堂的一件盛事。

中国衣冠用胡服

【原文】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靽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靽，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帔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鞅根，即今之带铐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正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褻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译文】

中国的衣冠服饰，自北齐以来，便全用北方少数民族的服制。袖子窄瘦、或红或绿的短上衣，长筒靴，有装饰蹀躞的腰带，这些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袖子

窄瘦便于驰射，短上衣、长筒靴都便于过草地。北方少数民族喜欢茂盛的草地，经常居处其间，我出使辽国时都曾亲眼看到，即使他们的王庭也在深草之中。我到辽国王庭时，正碰上刚下过雨，此时过草地，衣裤都沾湿了，只有辽人都无沾湿。他们腰带上所缀的蹀躞，大概是为了佩带弓箭、手巾、算袋、刀子和磨石之类东西的。后来虽然去掉了蹀躞，而仍然保存着蹀躞的环。这种环是用来衔着蹀躞的，就像马车上络马股的革带上的套环，也就是现在腰带上的铸。天子的腰带必以十三环作为分节的装饰，唐初武德、贞观年间也还是这样。开元年间以后，虽然因袭了旧的习俗，而腰带变得稍稍宽大起来。但带钩还是在腰带前端穿孔固定的，而本朝添加分等级的挹尾，表示礼制文明的意味就更浓厚了。